

非同寻常的大众 幻想与全民疯狂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 the Madness of Crowds

查尔斯·麦基 (Charles Mackay) ◎著 黄惠兰 邹林华◎译



中文全译本

《金融时报》将本书列为人类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十部书之一。



Charles
Mackay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WANJUAN PUBLISHING COMPANY

非同寻常的大众 幻想与全民疯狂

查尔斯·麦基 (Charles Mackay) ©著

黄惠兰 邹林华©译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 the Madness of Crowds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VOLUMES PUBLISHING COMPANY

© 麦基 20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全民疯狂 / (英) 麦基著; 黄惠兰, 邹林华译.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0.1

(引领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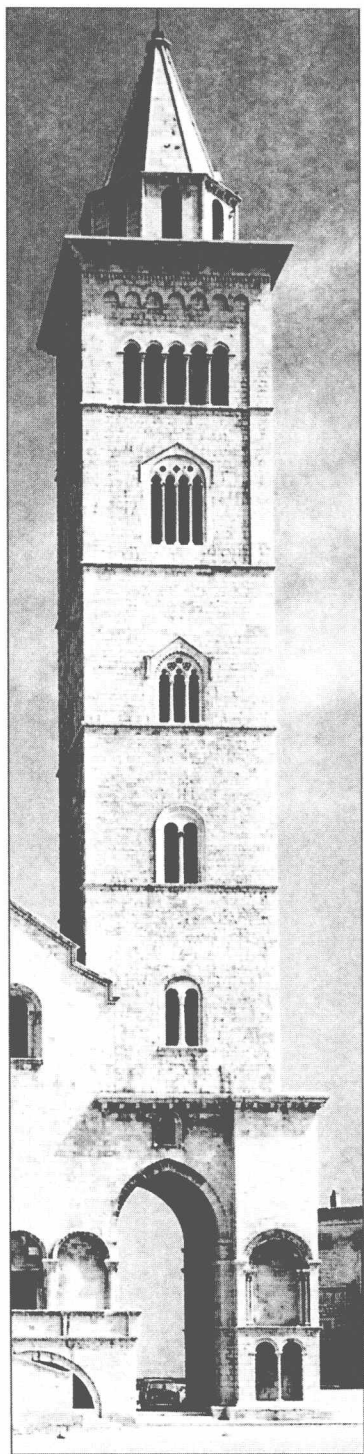
ISBN 978-7-5470-0602-3

I. 非… II. ①麦…②黄…③邹… III. 金融投资—基本知识 IV. F83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6411 号

出 版 者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电子信箱 vpc_tougao@163.com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成书尺寸	165mm × 245mm 印张 27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旖旎 字数 44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70-0602-3
定 价	58.00 元

丛书所有文字插图版式之版权归出版者所有 任何翻印必追究法律责任



Contents 目 录

序言 // 5

译者序 // 7

前言 // 9

第一章 金钱癫狂：密西西比计划 // 13

第二章 南海泡沫 // 41

第三章 郁金香狂潮 // 65

第四章 炼金术士 // 71

第五章 现代预言 // 161

第六章 算命 // 177

第七章 磁疗师 // 1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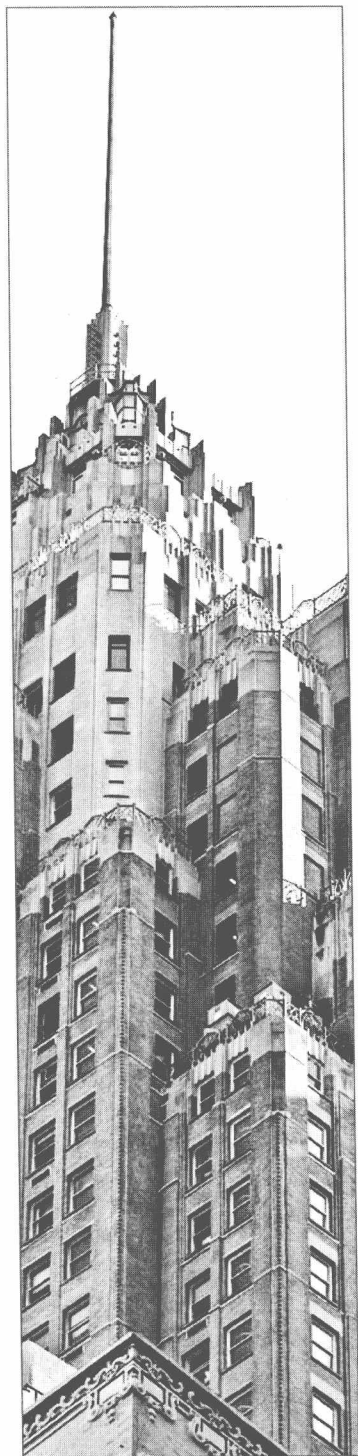
第八章 政治与宗教对头发与

胡子的影响 // 217

第九章 十字军东征 // 223

第十章 猎巫狂潮 // 283

第十一章 慢性投毒者 // 343



Contents 目 录

第十二章 鬼屋 / / 361

第十三章 大城市里流行的荒唐 / / 377

第十四章 献给大盗们的民间赞歌 / / 387

第十五章 纪念物 / / 425

| 序言 |

在接下来的书里面，作者旨在搜集那些如瘟疫般流行的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它们由这样或者那样的因素所引起。作者还展示了大众如何轻易地被导入歧途，以及人们如何模仿与从众，即便在他们的自恋与暴行中。

书中介绍的一些主题读者或许很熟悉，但是作者希望从这些熟悉的主题中依然可以发现全新的细节，正是这些细节让主题可接受。在评判那些被盖棺定论的主题时，它们不能被完全忽视。关于南海疯狂与密西西比妄想的记忆比其他地方的更完整、丰富。同样，关于猎巫狂潮（Witch Mania）的历史描述也是如此，涵盖了它在德国的令人咋舌的进展。这个主题在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爵士的“关于魔道与巫术的信札”中也未曾提及，而这个信札却是关于令人恐怖却又十分有趣的主题中最重要的作品。

大众的幻想开始如此之早、传播如此之广、持续如此之长，别说两三卷，就是五十卷也不能翔实地记录其历史。这本书更有可能是一本关于幻想的集锦，而非一本历史书，也可能只是还未写就的关于人类愚昧的浩瀚巨著中的一个章节而已。波森（Porson）曾戏言说要就此写一本五百卷的书。本书穿插其间的是轻松的描述勾勒以及人们模仿与昏头昏脑的令人捧腹的例子，而不是愚蠢与幻想的

例子。

宗教狂热则由于与本书无关而被删除，单单是它们的罗列就将结成一卷。

作者尝试在其他卷中全面审视炼金术的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哲学幻想，包括过去的玫瑰十字会与新世纪的催眠家们。

1841年4月23日

于伦敦

| 译者序 |

真实与虚幻的界线

本书是一部关于群体性盲从行为的趣史。作者查尔斯·麦凯以充分的史料生动地叙述了十五个主题的全民性荒诞风潮。这些奇异事件的来龙去脉在一页页书卷中回放，读来耐人寻味，发人深省。

集体性受骗事件与个人受骗事件相比，除了同样存在编造谎言的始作俑者、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之外，还多了一批有意或无意把群众推入陷阱的有力宣传者。书中强调了这类满怀热忱、能言善辩的宣传者由于私利、政治或是信仰的驱动，如何前赴后继，抓住普通民众对财富的贪婪，对权力和地位的渴望，对大众的认同，对生命的留恋以及对未来的好奇等心理，在潮流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作者对彻头彻尾的骗徒大加嘲讽，对贪婪、狂妄等人性的弱点冷嘲热讽，对盲目跟从的民众哀其不幸，怒其愚昧，也对无辜成为谬误的传播者和受害者的人表现出的认真、英勇等品质表示肯定。译者有理由相信，拜金狂潮之所以推动金融体系的完善，炼金迷梦之所以催生现代化学，十字军东征之所以推进西方文明，促进文学繁荣，是因为在受到各种谬误影响的人群中，仍然有人愿意坚持诚实、开放、认真的态度行事，最终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给社会带来了有益的影响。

当今的读者站在科学巨人的肩膀上，必定更容易理解书中所述历史故事的荒唐之处。炼金术的虚伪本质早已被揭穿，长生不老药

已经成为历史的笑话，女巫从来都只在童话传说中存在，流星和彗星等自然现象成为天文爱好者们的赏心奇观，不再引起人们以为世界末日到来的大恐慌……虽然随着科学知识的发展和传播，当初的许多自然奥秘豁然开朗，但是每个时代都有其局限性，毋论科学未能充分解释的精神世界，即使是在科学占着主导地位的物质世界，至今也存在着许多不解之谜。

读者也会发现，这些疯狂热潮所涉及的利益动机、愚昧狭隘、轻信盲从等因素今古有之。正如作者坦言，此书所述的荒唐可笑事例仅仅是沧海一粟。事实上，在本书首次出版的19世纪中期，欧洲老百姓的骨子里仍然无法完全摆脱对占星、算命等预测术的迷信。在21世纪的今天，诸如赌博、投机、邪教、炒作等风潮全球盛行，大多数人并没有如愿以偿，因而出现了一幕幕家庭不和、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走投无路等个人惨剧，个别甚至导致了反社会、反人类、走向极端的社会惨剧。生活在19世纪中期的作者所写出的作品，对于21世纪的我们依然有指导作用，甚至还能从中看到当下现实的影子。是因为当科学技术在飞速发展，社会在不断进步时，而人性却依然在原地转圈吗？

我们必须承认，即使是在资讯发达的互联网时代，未知的世界依然广阔，而且信息的泛滥逐渐使得甄别信息真伪变成让人头疼的难题，反而妨碍了真实有效信息的传播。我们也必须承认，尽管部分有效的知识已经得到推广，但是有效的判断方法还远远未到普及的程度，人们仍然常常因为狭隘和盲从而把真理拒之门外。在教育并不全面、专家不可尽信的时代，如何区别真实与虚幻，避免狭隘与盲从，相信读者会从此书所述疯狂热潮的前因后果中得到深刻的启发，从而形成自己的判断。

| 前言 |

所有的经济活动，由于它们的自然属性，都由群众心理所驱动。图表、商业比率当然与竭力摸索相关规律、从而在现实世界中指导我们密不可分。然而，我却从未见到过一篇精彩的经济论文论述价格波动的数学，尽管它们大多都是代数定理。这让我不得不起席勒的一句格言：任何人作为个人时，都还算是感性与理性；可一旦成为群体中的一员时，他却立刻变得愚不可及。或者拿破仑的一句关于军事的名言：在战争中，士气是体格的三倍。没有对群众思维也就是通常表现为大众性癫狂的认知，我们经济学的理论有待完善的空间极大。它无所不在，却难以捉摸，也无法遵循，然而它在校正对过去事情的判断时，却是必需的。

群众运动要么组织良好，要么不合逻辑，一个提倡者最近借由下面这段话希望能够证明之。

你是否曾见过，在一个晴朗静谧的时候，树丛中，成千上万的牛虻飞舞着，盘旋着，在光柱中看起来就像是静止一样？见过？好，那你是否见过一群看起来互相之间一直保持着固定距离的蚂蚁，假设是三尺，忽然间移向一边或者另一边？见过？好，那是什么让它们这么做的呢？一个呼吸？我说是静谧的时光。但是请回忆一下你是否看到它们整齐划一地再次移回去呢？好了，是什么让它们得以如此？伟大的人类群众运动则更慢被感知，但却更有效率。

昆虫学家或许可以回答关于牛虻的问题，也可以解释是什么驱使那些成千上万的个体保持整齐划一的运动，但是我却从没看到答案。许多种类的鸟的迁徙，整个海洋鳗鱼群的难以置信的移动；史前人类部落从中亚的集体迁移；十字军东征；中世纪的癫狂舞蹈；或者，越来越接近经济范畴的，密西西比与南海泡沫；郁金香热；（我们越来越接近了）佛罗里达人口大爆炸、1929年美国的 market 疯狂，以及紧随其后的1930年与1931年的大衰退。所有的这些都是在无法用科学解释的冲动与控制下的集体动作。它们具有无法预知的能力去影响任何静态或者所谓“常态”的趋势。基于这些理由，它们在那些勤思的学生关于世界经济条件的考量中占有一席之地。

多年以前，一个朋友给了我这本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熟悉这些事件背后僵化的事实，但其他人呢？更何况，我并不知道早些时候每一个巨大妄想时代的令人震惊的具体情形，而且，我也认为其他地方并没有如此深入、细致、全面地讲述过这些。麦基（Mackay）是一个讲述者，而不是一个诊断师。当然，也有许多其他的关于大众心理的评论，但迄今为止我所知道的，并没有谁下达了结论。这部作品的价值在于强调了那些在所有时候都是功能的力量，这些力量在某些时候会变成控制国家甚至是种族的力量。

并非建议任何地方都要有预防措施，但正确的知识与流行的认知，以及它们的早期征兆，都需明白，有时候甚至或许可以避免那些危害极大的影响。

尽管并无科学的线索可循，然而，就像那些原始的、未知的也因此危险的拼写一样，它们或许是强有力的咒语。我常常这么想，在1929年到达顶峰的“新经济”的悲惨时代，甚至在令人头晕目眩的价格飙升的当下，如果让所有循环往复的重复， $2+2$ 始终等于4，或许很多邪恶就可以避免。同样的，在写这篇序言的现在，正是经

济蓬勃发展的时候，当许多人开始担忧衰退是否永远不会停止时，或许这句戏语正合适：“它们一直如此！”

我认为这本书最出色的地方在于它所陈述的一些心理学的东西。它对价值以及人类行为至简公理的不变性，提出了一个确凿无疑却又至关重要的信仰，我认为这正是现在所需要的。

1932年10月

于纽约

第一章

金钱癫狂：密西西比计划

一些公司秘密联合
发行新的股票越界交易
流言飞语遍布全镇
信用募集，而后幻灭
将虚无划分为股
小道消息让人们聚集

——笛福

这个人的性格、职业与1719年——1720年间伟大的密西西比计划如此紧密相连，以至于再也没有比回顾其伟大创作者约翰·劳的生平更贴切的对此计划的介绍。历史学家在究竟把劳归为坏蛋还是疯子时，出现了分歧。当他的项目的糟糕后果还被人们铭记时，这两个修饰语便毫无保留地被用于他的生平事迹。然而，后人却发现理由可以对这项指控的公正性提出质疑，并认为约翰·劳既不是坏蛋，也不是疯子。他更像是一个被騙者，而不是一个騙子；他更像是一桩罪行的牺牲品，而不是一个罪犯。他熟知哲学与信用的真实准则；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更理解货币金融问题。如果他的系统崩溃得如此彻底，那更多的是那些追随他的人的过错，而非全是他的过错。他没有计算出整个国家贪婪的癫狂，他没有意识到信任如同背叛，几乎变成无穷大，也没有意识到希望跟恐惧一样，如此来势汹汹。他又如何能预言，法国人，如同寓言里的那个人，在他们癫狂的渴

求中，会杀掉那只他带去的、给他们下了无数金蛋的鹅呢？他的命运似乎堪比第一个从伊利湖渡到安大略湖的冒险者。他所踏入的河流，宽阔而平缓；迅急而愉悦的是他的行进过程。整段航程，谁与其同行？哎，只是他自己。湍流无处不在。当他看到那股欣喜若狂推他至巅峰的狂潮，也是最终销毁一切的狂潮时，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当他试图追溯他的路时，却发现浪潮如此汹涌，自己的努力如此渺小，瞬间已临近渊薮。跌下深渊，尖石密布，除了水，还是水。他与船只，粉身碎骨；怒水奔流而下，撞击出无数的泡沫，翻滚、汹涌只是瞬间，而后归于宁静，有如一切都未发生。这就好比劳与法国人民。劳是船夫，而法国人民则是水。

1671年，约翰·劳出生于爱丁堡。他的父亲是苏格兰一个古老家族里的小儿子，通过金匠与银行的生意，聚集了相当可观的财富。这些财富多到足以让他达成一个当时在同胞中相当普遍的愿望，那就是在名字中增加领土的封号。于是，他买下了洛里斯顿与兰德斯顿的地产，在弗思湾，毗邻洛锡安的中西部。这样他便成了洛里斯顿的劳。我们回忆录的主人公，也是家里最年长的儿子，在14岁时便进入了他父亲的银行，三年的辛勤工作、刻苦学习之后，便熟知了当时苏格兰银行运行的基本准则。他对数字有着极大的兴趣，而他对数学的精通在年幼时更被认为是天赋异禀。17岁的他，高大、强壮、举止优雅。他的脸上尽管有着天花留下的深深印迹，却和蔼可亲、充满智慧。

这时候他开始疏离商业、虚掷时光，沉湎于极其奢侈的服装中。他也是女士们的最爱，她们都叫他“花花公子劳”；而男人们都鄙视他的纨绔气息，戏称他为“杰塞米约翰”。1688年他的父亲去世时，他已经完全脱离了令他厌烦不已的商业。拥有着父亲在洛里斯顿地产的收入，他去了伦敦，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现在的他，是如此年轻、无所事事、外表俊朗、富有，完全自由。毫无疑问，当他到达首都的时候，他必定奢华无度。很快，他就成了赌场的常客。买了一个特定的计划，基于一些对概率的复杂计算，他赢得了相当可观的金钱。所有的赌徒都眼红他的幸运，许多人都想看他的表演，并把他们的钱押在同样的机会上。情场上他也同样幸运，最上流的女士们对这个年轻、富有、机智又随和的苏格兰英俊年轻人大展笑颜。但所有这些成功都是失败的前奏。在9年的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之后，他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赌徒。当他对玩乐的喜好在暴利中增长时，也自然对风险的谨慎考虑逐渐消失。巨大的失败，只能靠同样巨大的风险来弥补。在非常不幸的一天，他损失巨甚，如果不抵押家里的地产，那其损失将远远超过他所能偿付的。到了那一步，还不够，还需要将他逼入绝路。同时，他的情

场也陷入巨大的麻烦之中。

一段风流韵事，或者只是一段与一位名叫维里耶女士的调情，激起了威尔逊先生对他的怨恨，并要求与他决斗。劳接受了决斗，但他在决斗中实在是运气太差，居然直接击毙了对手。同一天，他就被逮捕了，于是威尔逊先生的亲戚们控告他谋杀。随后他被定罪、宣判死刑。后来基于误杀，宣判改为罚款。死者的一个兄弟提出上诉，他被羁留在最高法院。尔后，通过某些他从未作解释的手段，成功地逃走了。人们发起了一项反对行政司法长官的活动，在《戈塞特公报》上，他被广而告之，而这却更像是对他成功逃走作出的奖赏。公告是这么描述他的：约翰·劳大尉，苏格兰人，26岁，非常高、皮肤黑、身材精干；体形完美、约六英尺高、满脸大麻坑；大鼻子、声音宽厚有力。这倒更像是滑稽漫画而非描述，据推测，这个公告就是为祝贺他逃走而作的。

他成功抵达欧洲大陆，在那里他旅行了三年，倾注了大量精力在所到之处的货币金融、银行事务上。他在阿姆斯特丹停留了数月，并在基金上作了一些投机。所有的早晨，他都在学习金融与贸易的法则；所有的晚上，他都在赌场。基本上认为他在1700年回到了爱丁堡。可以确信的是在那里他发表了《建立一个贸易理事会的提议与理由》，但这本小册子并未引起多大关注。

不久，他又发表了一个提议建立土地银行的计划，基于普通利率，发行的纸币不可以超出州所有土地的价值，或者加上特定时间内的土地所有权，发行的纸币等于这块土地的价值。这个计划在苏格兰议会激起了广泛的讨论，关于建立一个这样银行的动议被一个名为“斯哥顿”的中立党提出。劳对此很感兴趣。针对这个计划的影响，议会最终通过了一项解决方案，那就是建立任何一种纸币信用并强制其流通，对这个国家来说，是一次不合时宜的行动。

由于这次计划的失败，以及他极力想在对威尔逊先生的谋杀案中获得赦免，劳依旧回到了欧洲大陆，并重操赌博旧业。在随后的十四年里，他在佛兰德、荷兰、德国、匈牙利、意大利与法国之间逡巡。很快，他对各个国家的资源、贸易了如指掌，并越来越确信不发行纸币，就没有国家会繁荣。在这段时间里，他主要靠出色的赌艺维生。

在欧洲主要城市的每一个票据赌场里，他都以比同时代的其他人更精于计算复杂的概率而闻名。他的《自传》里记载，他首先被行政长官驱逐出了威尼斯，而后被驱逐出了热内亚，因为那里的地方官认为，他作为一个游客对那些城市的年轻人太有危害。在巴黎居住期间，他也招致了当时法国中将阿金森的极度厌恶，并最终被其驱逐出巴黎。然而，这些都发生

在他在沙龙里结识旺多姆公爵、孔蒂王子与光芒四射的奥尔良公爵之前，奥尔良公爵则给他后来的命运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奥尔良公爵被这个苏格兰冒险家身上洋溢的旺盛活力与良好品位所吸引，劳也同样被这个许诺做他保护人的王子的机敏、友善所吸引。他们时常涉足对方的社交圈，劳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向这位与王权一步之遥的公爵灌输他的金融理念，公爵注定在不久的将来，在政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路易十四去世前不久，也就是如许多人所说的在1780年，劳向审计官迪斯马里兹提交了一份金融计划。如记载所说，路易问了一句这个提议者是否是天主教徒，在得到否定答案之后，他拒绝与劳扯上任何关系。

在这次打击之后，劳造访了意大利。一门心思想着金融计划，他向萨沃伊公爵维克托·阿莫疏斯提议在意大利建立土地银行。公爵答复，他的领主们对实施如此大的一个计划心存疑虑，而目前他还是一个过于孱弱的君主，根本无力推行计划。然而，他建议劳再到法国国王那里碰碰运气。因为以他对法国人性格的了解，他确信人们会喜欢这个不仅新颖，而且可行的计划。

路易十四死于1715年，其王位继承人是一个只有七岁的孩童，奥尔良公爵则成了摄政王，在国王成年之前，由他主持政府事务。劳现在发现他自己终于处于有利地位了。在时代洪流中属于他的浪潮终于来临了，这个浪潮也将把他推向巅峰。摄政王是他的朋友，并已接受他的理论与陈述，而且很有可能让劳帮助他重振法国饱受创伤的信用体系，这个信用体系在路易十四漫长的执政生涯跌到谷底。

专制的路易十四刚进坟墓，人们压抑已久的仇恨就爆发出来了。在他的一生中，其身边的人极尽阿谀之能事，历史上也无人可以与他匹敌。但现在他被描述为暴君、独裁者与掠夺者。他的雕像被攻击、丑化，他的画像被扯碎、被人们诅咒，他的名字就是自私与压迫的代名词。他军队的辉煌被遗忘，所有的都被遗忘，除了他的保守、浮华与无情。

这个国家的金融处于崩溃状态。路易十四的优渥、腐败，被几乎每一个政府职员所效仿，从最高级别到最低级别，无一例外，这让法国濒临破产的边缘。国家负债高达30亿里弗，每年的财政收入1.45亿，政府开销却高达1.42亿，仅存的300万被拿来付那30亿债务的利息。摄政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到一个针对这种近乎绝境的解决之道，早些时候组建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考虑此事。圣西蒙公爵认为沉疴还需猛药医，非激进且危险的方法，断不能救法兰西于水火之中。他建议摄政王召集所有官员，宣布国家破产。诺埃里斯公爵，一个圆融之人，一个成功的朝臣，一个坚决避免让自己陷入麻烦而拒绝独创性的人，动用所有影响反对圣西蒙公爵的提议。摄